

秋收



文學月報叢書

艾蕪著

讀書出版社發行

○ 版初月五年三十三國民
 ○ (溫)版四月四年五十三國民

秋

收

著作者

艾

蕪

編輯者

文學月報社

發行者

讀書出版社

分發行處

聯營書店

重慶 成都 漢口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店

定價每冊實價

元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目次

回家後·····	一
自衛·····	一九
春天的原野·····	四一
受難者·····	六三
秋收·····	八九
紡車復活的時候·····	一三一
尙德忠·····	一五五
苦悶·····	一八六

回家後

回到家裏，恰如自己一路所想像的，大家接着，都很歡喜。挨邊六十歲的老母親，雖然還在抱怨，爲什麼不早點回來呢，但一面却還是高興的流出眼淚。父親早就不做什麼事了，可是還去幫着提小提箱進來。茶不曉得那個端上手的，足邊滾熱，幾麼時已放上火籠了。

半年來警報驚慌的城市生活，七八天等車候船坐橋的討厭日子，都從此完結了，以後將是愉快的幸福的了。看今天光景吧，一點也沒猜錯。

前幾天，坐在轎子裏，通過一望簞竹杉樹的騷山地帶，會想着家中的一間小房間，石灰應該粉得非常潔白，掛着箱裏這次帶回去的名人字畫。當窗安置一間棗紅色的書桌，黑色的可不喜歡。精緻的朱色筆洗，和一個挺着大佛肚子的水壺，都放上去。房間門得常常關着，不准兄弟嫂那些孩子進來，自己便能稱心如意的看看書。倦了的時候，可以推開窗子，看看那些峻秀的石砬。

空氣不消說，新鮮得很。

轎子經過故鄉縣城的時候，順便就買好了書桌，同時又買了一張漂亮的紅漆木床。這爲什麼不該早預備呢？離開家已經十年，其中回來住的時間，強半因爲父親母親的大生日，馬馬虎虎同母親擠個半月光豪，便忽忽地走了。如今辭去科員職務回來長住了，哪還能去擠母親老人家呢？何況她老人家早晚是有個把孫兒孫女同睡的呢。床買好之後，看看太好了，想起母親老人家那張老床，漆已脫落，又起瘡虫蛀，實在寒酸得很，自己睡好的，未免有些不過意。率性再買一張吧，可是不行，父親老人家一定要說閒話的，他自與母親吵架分床各睡以來，就對兒女懷着輕微的敵意，哪可對母親偏厚一點呢？算了吧！有的是錢，多買一張又有什麼關係？

一切想過到了，回到家裏來，受到這一份熱情的接待，正是十分應當的事情。飯後走到自己的小房間去，第三一個弟弟，正忙着把裏面的農具搬出來，揚起的塵灰正鑽人的鼻子，先前對山峯的窗，記得是按有玻璃的，如今却蒙着發黃的報紙，因此一來，屋裏便顯得很是烏黑。她拿手巾蒙着鼻孔，進去把報紙撕掉，屋裏立即明亮了，但牆壁的醜陋地方，却充分顯露出來。屋角上的蜘蛛，剛才吃驚着人的足聲的，現在便簡直墜網而逃了。她氣促得很，吩咐弟弟一些該做的事情，便趕忙出去。

第一夜仍舊同母親老人家擠在一塊，但半夜後就爲娃兒漏在床上的尿，臭醒了。幸好母親也是興奮來睡不着的，便趁此兩母女親熱地談着家常，直到天亮。其中最不愉快的話，是父親脾氣一年比一年壞了，動不動就愛罵人。有時還把「討小」的意思生氣地暗示出來。例如說：沒有一個稱心如意的東西，這得另養幾個才好。而且更可怕的，一個年輕寡婦的地方，竟有他暗去閒談的謠言發生。

「老不要臉的，」她在被窩裏面，紅着臉這麼罵了一句，便把打算留給他老人家的錢，決定取消了。讓自己保存在身上。

第二天因爲人手不够，單拾回來了三間床。父親很不高興，咕噥着，說這年程兵荒馬亂的，置這些做什麼，真是錢沒地方放了。顯然他老人家需要的是錢，不過不願意講了出來。

她很難受。至於屋子，雖然弟弟已照她的吩咐，打掃乾淨了，但石灰還要等幾天村子上才有人燒出。床安進去，一切都不配合，而且佔得地位太多，假使再把書桌搬回來，便再也放不下別的了。實在討厭！這些人爲什麼不一齊拾回來，添張書桌，就拾不動？你看麼今夜連放桐油燈盞的地方也沒有，真是要命！

可是，謝謝天，總算自己可以關在一片天地內了，父親老人家，也許在氣頭上，做兒女的，

讓他罵幾句，有什麼要緊，隔不幾天，就會自然好起來的。到那時候，還可以向他講個明白：『爸，這份錢，女兒是留來做零用，和出去的路費的。我斷不能丟掉我的職務，戰爭一平息我就馬上要到省裏去。他老人家就再糊塗，斷不會連這樣的好意，都不容許。』

門的下半部有小手在抓，並且掀開着，像要爭先站在前頭。她緊緊皺一下眉毛，曉得那些娃娃姪女，又來向姑姑要糖果了。不愛理睬得，率性倒在剛鋪好的床上。第二的兄弟嫂，太不成，只會鬧那們多，衣服不替他們換勤點，個個鼻涕拖那們長，臉都像是滾屎鴨蛋。這還要磨折母親老人家！挨過六十歲的人了，夜夜還要聞尿臭！不知那一個小孩子，突然大哭起來。只好站起來，馬上開門去領着。『不哭！不哭！……瑞生擠倒的？……你才不好睡。』一面說着，一面把那個哭着的小兒，抱了起來。噫，怎麼褲子通是濕的！呵呀！尿哩！摸了一手，只好放下地去，牽起走。一路地上有着濕雞屎的點子。哼！你們這些人，怎麼不掃掃地哪！

『不要抬進來！我要牠做什麼？……我又不要！』這是父親老人家罵的聲音，顯然連她買給他的床，也真個拒絕了，於是把孩子交給走來的兄弟嫂，便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內，偷偷流起眼淚來。等會換洗臉帕，來揩眼睛時，才覺出手上粘過尿，就生氣連洗臉帕，也丟在地上。

『爲好不好，反而煩惱！……我爲什麼不同政府機關遷到沅陵去呢？』她很失悔，不該辭職。

，回到家裏來受氣。

母親老人家在房門過道那邊，不曉得同什麼人在抱抱怨怨的說：

「這真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哪！……要是說個姑丈的話，有你的！」

她以爲母親老人家要進來安慰她了，趕忙拿手背擦一擦眼淚，但一直沒有足步走來的聲音，反而暫時很靜寂。窗外的山峯，轉成了憂鬱的深藍，落日的餘光，也快要收盡了。夜寒在侵襲人的肌膚，使人禁不住瑟瑟縮縮的。

一個溫暖的小家庭，便在孤寂的心境上出現了。這是此次歸家的途中，在本縣城裏面有見的。女主人是先前的女子師範的同學，已做着兩個孩子的媽媽，終天不是坐在爐邊愉快地打着絨繩衣裳，便是和許多客人一塊嘻嘻哈哈的搓麻將，男主人是個溫馴的男子，對他妻子很有禮貌，即使說笑話的時候，也不傷對方的感情。

從前她對女主人的結婚，曾經加以十二分蔑視，認爲第一是違背學校時代大家不結婚的誓言，第二是終於向男子伸出了投降的手，未免有些丟臉。然而現在才覺得自己一個人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母親老人家又在過道那邊講着話了。

「聽奶奶的話哪！……天一黑，巷子裏去不得的！人家牽起牛走過，會踏死你哩！」

接着聲音又變成惱怒的了。

「你們簡直不管一管他！……這樣晚，還讓他走出去！……叫我着急了好半天！」

她想著：母親老人家簡直管不到我們這一代了。她老人家的愛，已經給許多人分去了。心裏，不禁引起了難以名言的悵惘。

山那邊鄰近的一個村落，住有舊日的一位好同學。聽見她已從省城回來，便派人提起馬燈來接她，務必要她今晚就去，還說那邊有兩個客人想見她，也是她學校時代的好朋友，母親老人家起初還替她推辭，後來見她執意要去，便也不加阻止了。她此刻是渴想看看那些親愛的友人的，這條越過鄰村的山路，兒童時代是走得最熟識的，於今也沒多大變動，只是兩旁的橫樹，砍得越發少了，茅草在冷風中颯颯響着，使人不免感到有些荒涼。

三位朋友，都是昔日不嫁的同志，尤其是內中兩位客人，畢業後只見過幾次，都是有說有笑，和學校時代的天真可愛，全沒兩樣。如今這一回的會見，差不多一下子認不出來了。才六七年沒見面哪，為什麼就變得這麼瘦！這麼不年青！臉黃白，缺少紅潤。手指爭一點便和雞爪一般。彼此年青時代的熱情完全消失了，談話拘謹，笑也十分勉強。尤其是笑的時候，對方眼角邊

上微微聚起的皺紋，竟現在一般臉上，使她可怖地感到，老已經在追趕她們這一代人了。

幸好做主人的同學，收去茶點碟子之後，便把麻將牌攤了出來，於是一切的回憶，惋惜，感慨，都一下消失了，整個的心便全忙着，對付那些牙骨上雕刻的花紋和數目。

這樣一連玩了三天，回家去的時候，看見母親老人家的臉上，現得有些陰暗，便問道：

「媽，你老人家有些不好過吧！」

「我嗎？我總是這樣的……哪有好過的日子呢？」

母親老人家說得悲悲切切的。

女兒便略帶一些撒嬌的樣子，想兜老人家歡喜那樣似的笑着說：

「你天天擔心着我，現在我回來了，你老人家應該快樂一點子哪！」

「回不回來還不是一樣？……說是春一點把把給你吃，你才是一連三天都不回來。」

女兒不待她說完，趕緊搶着說：

「呵呀！媽媽，她們拚死拚命地留呀！……真留得我發急，呵，今天還不放我走哩！」

其實留她的倒不全是她的朋友們，反而是那些使她忘記一切的花紋和數目。但爲了解除老人

家的不快，便把過錯全推在朋友們身上。

老人家這才歡喜起來，拿手摸一摸女兒的衣裳，柔和地說：

「冷不冷？才穿這一點點！……呵，我還給你留一點粑粑。」

說着就一面站起身來。

「媽，我不吃，我還一點都不餓。……你老人家還是息一息好，終天老是兒呀女的累着。」

「只要兒女肯在我面前，我倒是歡喜動手動足的。」

女兒聽見老人家這麼說，便不言語了，只好隨着她走進火落裏去。母親在碗櫥裏摸了好一陣，女兒也從旁幫着尋，但總找不出粑粑來。這時媳婦抱着一些髒衣服進來，問清他們在找什麼，便笑着說：

「那還有什麼呀，今早上招福哭，你老人家不是全給他了嗎？」

「呵呀，這樣的麼？……我真是老頭東了。」

母親向着女兒忸怩地說。

「我反正吃得很飽的！就有，這陣也吃不下！……招福有疳疾，讓他多吃點好！」

女兒不以爲意地笑了。但想到童年時候自己幾姊弟專有的母愛，已經再不能恢復了，便暗自有些悶然起來。

二媳婦抱着髒衣不動，向母親老人望了一會，才說道：

「媽，你老人家向姐姐提過沒有。招福他爸爸，那件事情。」

「呵，二兄弟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姐姐，就是挾着了，要他去當兵！」（此地徵兵，及齡壯丁都須挾紙圍）。

「我真老糊塗了！想起來又把牠忘記，你不曉得，這三天內我天天望你回來，替幸元想個辦法，不管別的，只要留在縣裏，不開起走就好！」

「哦！」

女兒這麼一聲之後，息了一會，才決定到縣裏去，找個求情的路子。把這意思向母親和二弟婦說了。又和父親商量一下，便要動身到縣裏去。即使找不着轎夫，可以請個嫂子作伴，用足步行。自從到省裏的政府機關做科員以來，差不多七八年沒有走這麼遠的長路了。但如今不知怎的，却覺得能够立刻動身，倒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。

嫂子沒請着，恰好有個堂兄弟要進城裏去，便同他一路起身。也是省城一個機關上做書記的，飛機第一次轟炸的時候便辭職回來，現在想到縣城裏面去找點事做，她一路走，一路問她堂兄弟道：

「你家裏又不缺少飯吃，何必又到縣裏去爭個小位置呢？」

「家裏久住下去就太悶人了，……你是才回來當然還感不到這一點！」

堂兄弟神情頹唐，頭髮留得很深。鄉鎮上沒有會剪西式頭頭的，這次進城還順便去理一理髮。

「唔。」

她不置可否。走了好一會，才勸他堂弟弟道：

「耐着性子住住了。誰又不是仗火一平，就出去的呢？」

「出去自然要出去，就是不曉得要打多少年，……就是打平息了，我怕也不容易復職。」

「說那裏話？……我想只要一連做過五六年的老職員，總不會不要的。」

「怕很難了！……最近接到朋友的信，說是政府對這批戰時辭去職務的，很不滿意哩！」

「哦，……不過有些人是因事請長假的……譬如說家裏母親病重……難道也一樣認為怕轟炸

嗎？」

「這一點他們斷不會相信的！其實你不知道，你去查一查看，沒有一個請長假的，辭職的，

不是有家裏打來的幾封急電報，……不然的話，上司便不准呀！」

「哦！」

她覺得走着走着，有些腿軟無力了，便一路走一路休息。平常別人，只消小半天就能走了的，她和她的堂兄弟却走到了天黑。

堂兄弟到一個熟人的舖子裏去息，她便把自己暫時安頓在一個女朋友家裏，這次從省裏回來的時候，她就在這朋友處住過一夜的。這位朋友，是一位交際最廣，頂愛管閒事的太太，而且打起麻將來，真可說所向無敵。首先便把客人來拜託的事情，即是兄弟暫緩兵役，交給正做縣政府科員的丈夫去辦，其次便把縣立女校的內部紛爭，在吃晚飯的桌上講了一大陣，並低聲囑咐道：「聽說那位飯桶校長，還想請你幫忙哩，下個學期去撐他的腰。……我告訴你，你在省裏辦過多少年的事，除了校長，是不能做別的。……要是我有你那資格，我就一點不客氣：好的，我來幫你的忙：哼，照照鏡子看，到底你的面子有多大呀！」

她覺得女主人說的話很合意，禁不住多啣幾口酒，而且十分開心地笑着說道：

「你爲什麼同她搞得這麼不好哪！」

女主人扁下嘴，鄙夷地說：

「我不喜歡她！」

一面跟她的小孩子挾一點肉在飯上。然後才回頭來補充道：

「你不曉得她做人太陰險了！人家要來我這裏打牌，她却邀約到別處去，背後還說我打牌厲害哪！又這樣那樣哪！」

隨即拿筷子指一下自己的丈夫。

「你問他，我打麻將是不是最不行的！」

丈夫沒有說話，只是笑著端起杯來喝酒。

晚飯後，女主人像要急於在朋友面前證實她的麻將是最不行的，便立即把隔壁住的鄰居叫來，湊了一局。而還走了一天長路的客人，因為太高興的原故，便也欣然就坐。

第二天下午，女校長來了，女主人却招待得極其慇懃，連麻將也暫時休止，真看不出她們兩人之間，會有什麼大不了的隔閡。但慢慢談到請下期幫忙教書的時候，女主人便頻頻不着眼色，使曾經在省城教育機關上做過科員的她，不得不婉婉地表示了謝絕。且申明她這次回家，一則想長期養息一下身體，二則想朝夕伴住太老了的母親。

一般學校恰在這時放了寒假，女校長便趁閒空也常來走動，並且招待人家的教勸，就高高興興的坐在桌邊，摸起牌來。女主人起初還對她的朋友暗裏說笑。

「你看她多厲害哪，要拉你這位大人物撐腰，連我這裏也肯光顧了！……可是我要收拾她的

但打到三五天以後，女校長輸的錢，相當可觀了，女主人便再不提起先前不滿的話來，隨後女校長又帶一位年青的闊太太來湊角，介紹說是才從省裏回來的，就越發使女主人瞋着眼睛笑了。來城的第六天下午，堂兄弟叩門進來了，她便一面打麻將，一面把他介紹給女主人，然後問他找到事情沒有。他立刻紅起臉來，樣子很是狼狽，只說他打算再到長沙去。於是她知趣地不問了，接着談一下家裏的事情。便約定明天一早回去。堂兄弟走了的時候，女主人便說：

「你們伯爺不是還過得去嗎？一定要兒子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又注意牠剛剛翻出的牌。

「還是過得去，……你曉得我那堂兄弟，一向省裏做事的，回在家裏簡直住不慣！」年青的闊太太，滿意地看一下她面前列着的牌，接口說道：

「真是囉！我還是住縣城哩！第一天就討厭起來！不說你們住在鄉下的。」

女主人便笑着向她的朋友說：

「我勸你明天還是不要走吧！……你回去，我敢說你不到十天就會討厭的。」

她沒有回答了，只低下頭去，裝作在看牌。

夜深牌散人去了，女主人又對她說：

「沒有好好的要一天，你又要走了，我真難過！」

她勉強笑着回答：

「這不比從前在省裏做事情，以後可以常常來縣裏了。」

「那不是一句話，這麼遠的路，你沒事，你會辛辛苦苦來要麼？最好還是在縣裏做點事……別的不說，你在家裏一年半載。住得安麼？」

「是到是囉！真是想都怕想的。」

「那好了！她現在又這樣巴結你！……老實說做校長苦得很，各方面都要去討好，一個不小心到處有人說閒話！……還是做教員的，自由自在的，你要打麻將就打麻將！……聽我勸吧，這事由我一手來辦。明早上就回你話。……你快快樂樂地回去過個年再來縣裏，這好不好！」

她想一想堂兄弟找事不着的苦惱，便只好默默地點一點頭。

於是女主人，歡喜得什麼似的，還拿手拍一拍她的肩膀，再三叮嚀地說：

「莫要翻悔哪！不要明天早上起來，又說不幹了！……這回的事，算是我領你的情！」

她也爲對方的快樂所傳染了，想起頭天那番叫她不要幫忙的話，禁不住笑了起來，打諢女主